

美好的“二次发现”

□朱明坤

昨夜整理书架，指尖触到一本硬壳旧书。封面褪了色，书脊开裂，用透明胶带粘着——是《红楼梦》。翻开扉页，赫然看见我十七岁的字迹：“宝玉矫情，黛玉小气，一群富贵闲人。”字迹张扬，带着少年的轻狂。

我不禁莞尔。那年为了应付期末考试，硬着头皮读完这本巨著，满心不耐烦。只觉得大观园里日日赏花作诗、争风吃醋，实在无聊得紧。书页间夹着的那片枫叶还在，虽然脆得一碰就碎，却还保持着当年的形状。

窗外秋雨淅沥，索性泡了壶铁观音，窝进沙发重读。这一读，竟读到凌晨。

同样的文字，如今读来字字惊心。看到宝玉摔玉，不再觉得他荒唐，反而看出一个少年在世俗规矩里的挣扎。读到黛玉葬花，不再笑她矫情，反在“一朝春尽红颜老”里听出生命共通的悲音。就连刘姥姥进大观园那回，从前只当是闹剧，现在却品出人生百味，那粗拙背后的生存智慧，那富贵深处的悲凉。王熙凤的精明里，也看出了几分身不由己的苦楚。

茶凉了又续，续了又凉。忽然想起晏殊的诗句：“年少抛人容易去。”原来抛下的不只是时光，还有时光里藏着的真意。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在读别人的故事，年长了才明白，字里行间都是自己的人生。

类似的体验还有不少。二十岁那年登雷震山，跟着游人匆匆往上赶，只记得在那些奇崛的山石前轮流拍照，石阶陡峭，累得气喘吁吁。去年春节，陪亲友重游，在半山一处平坦的坡地歇脚，要了杯信阳毛尖。看云海从山涧缓缓涌起，时而如白练绕腰，时而似薄纱遮林。远处浉河如带，田畴如画，忽然就懂了“信阳八景”里“雷沼喷云”的妙处。老友指着山腰的树林说：“年轻时看山是山，眼里只有山顶。”我接话：

“如今看山不是山，看出这云雾里的乾坤。”我们相视而笑。同一座雷震山，因看山的心境不同，竟成了两处天地。

最有趣的是听戏。小时候陪祖母听黄梅戏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只顾偷吃供桌上的糖果。前些日子在巷口修鞋，老师傅的收音机里正唱到“十八相送”，那婉转的唱腔竟让我忘了取鞋的时间。一句“英台不是女儿身，因何耳上有环痕？”问得人心头发颤。从前觉得迂腐的戏文，如今听来都是人生。鞋匠抬头看看我：“您也懂戏？”我笑笑：“正在学。”

这些“二次发现”，像在旧衣服口袋里摸到遗忘的钞票，惊喜之外，更添一份感激。感激岁月没有白白流过，它在我们心里沉淀下一些东西，让我们有机会与过去的自己重逢，也与那些错过的美好重逢。

忽然想起去年冬天，在故乡老屋找到一个旧铁盒。里面装着中学时代的磁带，有一盘是英语听力练习。好奇地找来录音机播放，前十分钟确实是标准的英语发音，后面却突然冒出当

年和同桌偷偷录下的对话。“明天早点来，作业借我抄。”“你说十年后的我们在做什么？”两个少年的笑声清晰如昨。那个下午，我就坐在落满灰尘的老屋里，听着十六岁的自己说话，窗外雪花静静飘落。

时间真是个神奇的筛子，它筛去浮躁，留下真淳。年轻时我们总急着往前赶，以为风景都在远方。中年后才懂得，真正的宝藏往往藏在曾经匆匆路过的地方。就像朱熹说的：“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”有些感悟，强求不得，需要时光的酝酿。

夜深了。我合上书，玻璃窗映出我的面容，眼角已见细纹。但心里是满的，像这场秋雨浸润后的土地，柔软而丰盈。

美好的东西从来都在那里，等着我们在合适的年纪，与自己重逢。人生的妙处，或许不在于不断发现新风景，而在于以新的眼睛，重新看见那些一直存在的美好。这大概是时间赐予我们最温柔的礼物，让我们在回望来时路时，总能拾获当初遗漏的珍珠。

作品欣赏



柚香如诉

□陈蓉

秋深了，风刮起来已带寒意，城里街巷间便渐渐浮动着柚子的身影。卖水果的摊子上，金黄浑圆的柚子层层叠叠堆起来，像是小丘一般，在灰暗幕下显出几分温暖的亮色。卖柚子的人每每高声叫卖，声音穿透嘈杂市声，柚子们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卧着，仿佛默默承受着被挑选的命运。它们胖胖的身子轻轻晃悠着，却始终沉默，仿佛只愿意在风中无声地摇动，对喧闹人声置若罔闻。

我偏爱深巷中偶遇的柚子树，尤其在南方那些古旧院落里。我曾见过一棵老柚子树，矗立在颓圯老屋的天井中央。时值深秋，枝条上垂挂着累累果实，有的已经透出成熟的黄晕，有的还青涩倔强。秋风飒飒而过，叶子沙沙作响，然而果儿们依旧一声不响，如同被时光遗忘的悬垂心事。雨水滴落下来，在柚皮上留下浅浅水痕，又顺着表

皮弯弯曲曲地流淌下来，宛如无声的泪水，悄然渗入泥土。老宅里一位妇人常常伫立树下，仰头点数那些柚子，眼神专注又温柔，仿佛在点数一个个儿孙——她与树之间，似乎早已存在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。

终于有一日，我买回一个柚子放在家中桌上。它端坐于桌角，沉稳而沉默，外皮上点点浅褐印记如同岁月斑驳的印章。灯光之下，我仔细审视它略显粗糙的果皮，上面布满纵横的褶皱，每一道仿佛都刻印了无数风雨晨昏的沉默故事。轻轻抚摸那些起伏的纹路，指尖传来一种粗粝而瓷实的触感，仿佛触碰着树皮本身；那层柚皮竟像是坚韧的铠甲，包裹着内里温润的秘密。

当我终于剥开柚皮，一股清冽香气顿时撞进鼻腔，沁人心脾。果肉如月，一瓣瓣晶莹剔透，颤巍巍地蜷缩

于厚实的白囊里，如同婴儿蜷卧于襁褓。撕开薄衣，汁水迸溅，空气中霎时弥漫着清冽的甘香。我将一瓣果肉送入口中，酸甜汁液在舌尖骤然迸裂开来，芬芳如清泉瞬间溢满齿颊。这滋味如此鲜明，如同灵魂终于得以释然吐纳，骤然间，我竟豁然开朗：原来柚子并非无言——它早已用最馥郁的香气，最甘冽的汁水，最饱满的形态，在无声处诉说尽了生命丰盈的密语。

那晚坐在灯下，我慢慢啜饮着热茶，柚子清冽的气息仍丝丝缕缕缠绕于室内。那些饱满的果肉，仿佛由树根深处汲取的天地精华，经年累月酿制而成，最终将无言的真味慷慨倾注于人类唇齿之间。柚子沉默的形态下，原来一直涌动着生命的潮汐；剥开粗砺的皮，内里蕴藏的芬芳早已用另一种语言在呼喊。它把沉默的滋味酿成了最响亮的语言，只待我们放慢匆忙，用唇齿与心去谛听那无需声带的言说——那里面，藏着植物最朴素、最慷慨的哲学：生命深沉的真意，原不在喧哗浮表，而在无声处悄然凝结成最沁人心脾的甜。



斗蟹兵

挥钳乌护甲
横势复奸黠
智斗怜其小
归还海浪家



观海景

云从水中起
潮自远方来
飞鸟争邀竞
浪高岸徘徊



博物馆

老旧史遗残
远推千岁前
瓶瓿盛记忆
细品想那年



且放松

舒缓自收放
宽容养素心
偷闲一刻乐
山水畅精神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本版邮箱

zhoumowenyan@126.com